

後疫情式對談

線上刊物與美術館數位資源

訪談／整理：好料創意

攝影：劉璧慈

網路全盛的時代，資訊不再受到地理和實體載體限制，無紙化、線上化的趨勢發展至今紙本並沒有完全消失，我們該如何應用線上和實體兩種媒介？此外，2020 年春天以來，一場全球性的傳染病疫情，亂了藝術圈的秩序，人與人無法如常接觸的時代，藝術該如何欣賞？線上展覽、線上藝博、直播表演……等等，數位式的思考是否真為解方？疫情之後又將留下什麼？本期邀請三位資深編輯進行對談，首先以各自的刊物製作經驗，分享他們對於當今線上刊物的詮釋和思考；並討論疫情期間他們對於數位化因應方式的觀察。

王柏偉

藝評人。主要研究領域為媒介理論、當代藝術史、文化與藝術社會學、藝術 / 科學 / 科技（AST）。與人合譯有 Niklas Luhmann 所著《愛情作為激情：論親密性的符碼化》（台北：五南）。現為數位藝術基金會藝術總監，曾任北美館助理研究員。



陳依秋

一位出身新聞訓練的編輯人，關注當代社會與生活經驗在創作中的轉化與變形，透過與藝術家訪談、寫作展覽評論、編輯工作等揣摩藝術在社會各階層中佔據的位置。現為朋丁 pon ding 複合式空間主理人。



江家華

一日雜誌人，終生雜誌魂，近年格外關注小誌（Zine）的發展。曾為《誠品好讀》、《臺南美術》、《AAA》雜誌編輯及主編，報社文化組、調查採訪室記者，現任 FB 粉絲頁「雜誌現場」創辦人，也為草率季（Taipei Art Book Fair）核心成員，未來希望能往挖掘更多女性書寫的路上邁進。



定義「線上刊物」

陳依秋（陳）：以前講「線上雜誌」，想到的就是能在網站上閱讀的刊物；但現在對我來說「線上刊物」的定義變得很廣，只要是在線上的素材就可以成為雜誌內容，比如說 Podcast 的集結或影音等，且可以透過不同的裝置來閱讀和互動，似乎都可以成立。

江家華（江）：「線上」涵蓋得廣這個可以理解，但講到「刊物」，就會出現制式的型態，像 ISSUU 那樣保留翻頁式的閱讀習慣，是最初基礎的線上刊物類型；但現在會慢慢強調網路的互動性，跟紙本區隔，比較有人的感覺，有互動性。所以現在「線上刊物」對我來說，會更強調互動性跟即時性，必須要強過所謂的紙本刊物。但好像還是得要有個紙本來對照，才能去定義出什麼叫做線上刊物。

王柏偉（王）：我是反過來想，正因為網路閱讀可以隨時進行，有些線上內容之所以還是以刊物具時間周期的形式來出版，是為了創造一個期待感讓大家可以去關注。所以週期性地在線上創造大家的期待，不管內容是互動、長文等，只要是固定時間誘發，對我說就是線上刊物，而怎麼樣在大量資訊中創造一個期待的「事件」才是重要的事情。

可能是太老派，我覺得沒有週期性會不好抓時間。大家最容易的黏著度不是空間就是時間，所謂的空間就是你的品牌在哪裡我就直接進入那個品牌，就知道哪裡可以看到；不然就是固定有個時間，其他的搜尋都太花力氣了，要佔個人的記憶體實在太難了。

陳：但有趣的是，現在很多線上平台做了一段時間，也會發行紙本雜誌，可能是一年一期，或是特刊，所以某種程度來說是紙本和線上相互對應。比如說瀑布（waterfall）之前就是一年只出一次，它是很執著在紙本美好、珍貴性或不可替代性上；現在線上平台轉出紙本的考量可能不一樣，但卻是有成立的存在意義。

江：實體和線上刊物兩者已經不是競爭關係，是相輔相成，今天如果出一個紙本刊物卻沒有網路去散布，其實不太有人會知道；但為什麼做一個網路媒體，卻會想要有紙本？是因為如果換個編輯手法賦予資訊在紙本上的新生命，那網路的出現反而是讓紙本變得更珍貴，你在出刊時已經不是大量的氾濫的出版，因為很花錢，也擔心庫存，反而要去想是把精華集結在紙本，然後一出就是重量級的東西。

實體和線上刊物兩者已經不是競爭關係，是相輔相成



王：與其做書，我想做「檔案夾」。我對自己還沒有擁有的資料和文獻非常好奇，舉個例子，一個創作者的檔案夾，當拿到任何一個資料、檔案手稿，甚至是衛生紙，都可以納入，然後版面經過設計。因為所有資料都會不斷增加。其實檔案超難收集，尤其藝術家的檔案最多，甚至檔案夾做完以後，還可以印 50 份限量，那其實已經是個作品。

江：我現在會被吸引的線上刊物是簡單、分類很明確的，例如 [日本 Pen 雜誌的網站](#)，一格一格的很簡單；相較於我也很喜歡的 [Magazine House](#)，後者就比較是傳統翻頁的感覺。

陳：有個網站叫做 [Vdrome](#)，有點線上策展的概念，內容是有限時的，例如錄像作品會過期，但是 QA 訪談還可以看到。這可能比較像是線上展覽，我自己滿喜歡的。

江：這裡面有策展概念，不過線上刊物如果是一個事件，其實也就是在策展，這種形式的機動性甚至比雜誌更強。因為網路有太多東西分散注意力，所以要讓人家想到你的存在真的是很難。

王：所以分眾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目標客群如果不清楚，就會糊掉沒救了。因為大家注意力太有限，所以只要做書就要先想是要跟誰講話。

我比較接觸的是像依秋說的那種，年輕新生代藝術家被加上一個年輕策展人，然後被撐起來。英國皇家學院有個策展學城，做了一個 [Afterall](#)，看起來像期刊，但效果很好，有文章針對新藝術家，也出系列展覽書籍，不過這種就真的是當代藝術的操作，不是地方性美術館，但地方美術館也會有手稿、塗鴉等檔案式的很多，可以討論作品的發想、源頭等等。

陳：以前喜歡做雜誌是基於對紙本有想像，或覺得可以做些不一樣的等種種原因，當時對線上並沒有像對紙本這麼多想像。剛聽完這麼多覺得我們又往前跨了一個世代，紙本衰退已經講很久了，但走到這個年代，好像該講的也都討論了，變成數位或線上雜誌可運用的工具越來越多，線上跟網際網路時代的網站更不一樣了；還有現在小孩手機世代，他們閱讀的載體就直接是數位，當然他們也會領略紙本的美妙，但是也許先後順序不一樣，這樣的邏輯思維又會加速改變未來我們怎麼看待線上雜誌。

江：書和雜誌等紙本實體不會消失，只是會變成選擇性越來越強。



後疫情的藝術生存之道

陳：在疫情期間，耶魯的攝影研究所老師格雷戈里·克魯森 (Gregory Crewdson)，他也是知名藝術家，他用 Zoom [授課](#) 並邀了凱特·布蘭琪 (Kate Blanche)、蒂達·史雲頓 (Tilda Swinton) 來課堂上，分別問她們 20 個問題，結束後還跟幾百個學生進行問答。這件事很有趣，那些大明星或知名的藝術家跟我們一樣，也只能在家裡，對著電腦前的鏡頭，感覺大家變平了。而凱特·布蘭琪即使是在電腦前，也讓人感到演員的光芒；Tilda 也是看起來就是很平常，但充滿了靈光。這樣的體驗我是很珍惜的，因為也許沒有疫情就不會發生這件事。

江：以直播講座來說，我相信只會吸引本來就想去看卻到不了現場的人，而不會吸引本來就不去講座的人。德國做了一個滿有趣的研究調查，想知道疫情結束或再來時，要怎樣讓線上體驗跟實際體驗一樣。為了因應防疫把活動都變成線上是數位的思考，但這調查很有趣，變成科學性思考。比如將小喇叭增加一個裝置，使表演者的口沫不會傳播給觀眾，這樣阻擋傳播路徑的話，觀眾還是可以來看演出。我們聽到很多邏輯都是數位化來解決，第一次聽到科學可以解決的觀點，這是我聽過最有趣的解方。

數位很難取代體驗這件事，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策略，表演會有鏡位的問題，又牽涉到拍攝手法，不是解決完機器的問題還有技術面的問題，要真實達到大家想要的效應，可能還要很多年。不過時間拉長，也許會改變的是大家會反推思考表現的形式，開始有一個 plan b，讓大家還是可以體驗到。我想，這場疫情之後留下來的會是個，而不是未來大家都變成在直播。

王：我做過幾百場直播，這六個月大概所有館舍和團隊都來跟我們聊過可否直播、直播技術、除了直播之外可以怎麼做等等相關的事情。我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，直播絕對是錯誤的解法，你不可能用直播取代現場表演；另外一個經驗法則是，直播不會帶來人潮，直播只會讓他原來的粉絲有多少現身，你的網紅值有多少，你的觀看值就有多少。有的幾乎是零。比較紅的藝術家會到數百，這是很現實的。

直播的好處其實跟線上刊物一樣，他讓大家預期這邊會有事件發生，所以大家會守著這件事情，如果他是粉絲或想知道這件事的話，所以反而呈現的是現實的黏著度到底有多高，要增加新的人是絕對不會的。其實比較建議的方式就是拍成 VR，因為現在就是要替代直播室的表演，但還是要因應鏡位去想像，與其用不同鏡位，不如就拍成 VR，開發另一條電影圈的路線，也可能會打開另一些觀眾。

**直播不會帶來人潮，
直播只會讓他原來的粉絲有多少現身，
你的網紅值有多少，
你的觀看值就有多少**